



今日高邮APP

在线投稿: <http://tg.gytoday.cn> 新闻热线: 84683100 QQ: 486720458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<http://www.gytoday.cn>

高邮在大运河漕运中形成的一则诙谐“笑话”

□ 勤道

清代诗人韦柏森在《秦邮竹枝词》中咏道:“旗丁漕运向清淮,顺带邻封宝应差,不是粮船黑屁股,哪来几辈语诙谐。”说的是高邮漕运粮船形成了一则诙谐“笑话”——“高邮人黑屁股”。

为什么高邮人绰号叫作黑屁股呢?汪曾祺在他的小说《陈泥鳅》里有一段解释:

“临近几个县的人都说我们县的人是黑屁股。气得我的一个姓孙的同学,有一次当着很多人褪下了裤子让人看:‘你们看!黑吗?’我们当然都不是黑屁股。黑屁股指的是一种救生船。这种船专在大风大浪的湖水中救人、救船,因为船尾涂成黑色,所以叫做黑屁股。说的是船,不是人。”

关于“高邮人黑屁股”,还有几种传说。一说:乾隆皇帝下江南时,看见高邮人在船上剥稻壳,一问才知这是进贡的大米,按规定要剥壳。乾隆游兴正浓,就说以后高邮贡米不用剥壳了。众人听了,问他如何识别高邮的船?乾隆想了想说,你们把船的屁股涂成黑的,就知道了。就这样,“黑屁股”成了高邮运粮船的外号,后来又成了高邮人的外号。又一说:明清时期,运



河上设有不少关卡,对漕运和民运要收过关费,这些关卡往往刁难船主,敲诈盘剥,以至漕船和民船往往一耽搁就是好几天。高邮船主无奈之下就悄悄送了一份厚礼给关卡官员,以希望能尽快放行。为了防止

别的船夹杂在高邮船队里,关卡官授意高邮的船主在船尾涂上黑漆,能够让他们识别而放行。于是就有了“高邮人黑屁股”的说法。

“高邮人黑屁股”的缘由还有一种解

释:是源于“船帮”。《扬州交通志》记载:“木帆船货运,船舶按运输货种有别,靠码头集中系泊,时间一长,遂形成船帮。……所谓船帮,多为同乡组成,同声共息,浪迹江湖,为自发的木船运输组织。”据新浪扬州网2011年9月27日报道,记者在退休干部沈德桃家中看到有关扬州清帮的早期原始资料《船帮》手抄本。该书详细描述了当时72个半码头(其中溧阳码头算半个),每个码头都有一个为首的船帮。72个半码头中扬州独占4个,而高邮“北御小码头”是其中之一。据说,高邮船帮为与其他地方的船帮相区别,就在自己的船尾涂上黑漆,人们看到船尾是黑色的,就知道这是高邮船帮。久而久之,就有了“高邮人黑屁股”的说法。

在中国历史上,大运河是一条黄金水道,它是历朝历代经济发展的生命线,因为它有着强大的运输功能。大运河纵贯高邮,历史上的高邮运输业十分发达,并承担着繁重的漕运任务。“高邮人黑屁股”的笑话,实际反映的是高邮人的辛酸和机智,见证了高邮古代运输业的繁荣以及高邮人为漕运作出的贡献。

老革命马春阳的文学之路

□ 陈其昌



马春阳,现年101岁,早在1942年就在高邮马踏港(现属兴化市)参加革命,已有了八十年的党龄。

我与马春阳的弟弟春景是小学同学,与马春阳初次相识是在高邮解放初期。

马春阳曾在高邮任财粮科长,收粮纳税。他年轻时思维敏捷,能现编现唱:“打竹板,说起来,解放高邮乐开怀,供给制度真不赖……农民进城踩高跷,高跷高,高跷长,解

放了农民喜洋洋……”后来,他任扬州文化处科长、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、《乡土》报刊主编,走上了文学、文艺创作之路。

我是最早读到他《“小没魂”放鸭》《双灯照》等作品的。前一篇中的“小没魂”就是他自幼年放鸭子的缩影。后一篇写的是水乡农民抑或渔民与大自然搏斗的遗痕。马春阳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村题材作品令人注目。

在马老的关心下,我曾在省文联下属的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大半年,边工作、边学习。马老对我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。南京的夏季,是个火炉。当时我看到他埋头苦干,汗湿背心,苦战酷暑的情景,很是感动。马春阳对乡土文学创作执着、虔诚。直到2003年81岁时,不服老的马老才加入中国作协,全国少有。

马老一直关心高邮的文化工作。上世纪八十年代高邮县文联成立时,曾聘马老为顾问,他常带作家来讲学、采风,还将我市编的《珠湖的传说》上报,评了一等奖。

马春阳的一首诗表达了对文学后辈的期望,也是对高邮文化人的鼓励与鞭策:“故里百花万里香,儿女聚首话沧桑,珠湖(指《珠湖》杂志)水育新人出,谁赶文豪秦与汪。”2020年盛夏,马老来电说,他有汪曾祺的一篇文章真迹在手,愿献给高邮,最后将复印件

赠送高邮,还设宴招待高邮去的人,这也是马老支持家乡文化建设的一片心意。

马春阳著有中短篇小说、剧本、报告文学、民间故事等文学作品20余部,还办过《娱乐报》《乡土情》杂志。他主编的《乡土情》最多发行110多万份,为许多晨报、晚报所不及。

时任省文联主席的李进(又名李夏阳)在赠马春阳的一幅梅花图上题诗一首:“甲子循环水逝东,年年可见此花红。风吹雪压心无二,总是迎春满树浓。”这是来自领导的点赞与肯定。作家陆建华与马春阳是朋友,陆建华用《虔诚·马春阳对文学的态度》评说马老报告文学作品。陆建华写道:“我在与他多次的交谈中,清楚地感觉到,他决无青史留名的野心,也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成为经典永留人间,当然更不是为稿费!但他就是热爱文学创作。”高邮文化名人朱延庆在《乡土文明的守望与吟唱》中,谈到了马老的“三杆子”(鸭竿子、枪竿子、笔竿子),说这成了一种象征。马老作品多姿多彩,人物形象生动,语言通俗贴切,充满了“土气”“土味”,但“土”得可爱、“土”得亲切、“土”得动人。原《雨花》杂志副主编庞瑞垠评说马老文章雅中有俗、俗中有雅。我认为马春阳贴着熟悉的人物写、熟悉的农村生活写,故事性强、语言生动、俏皮话多,描写逼真,具有民族化、地域化、通俗

化的特征,俗中有雅、俗中有味,具有“江苏赵树理”的独特风味。



文明城市常态长效 幸福生活共建共享

